

# Ancestors and Eternity

Essays o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Art

# 祖先与永恒

杰西卡·罗森中国考古艺术文集

[英] 杰西卡·罗森 著 邓菲 黄洋 吴晓筠 等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开放的  
艺术史  
丛书

K87-53  
L955



郑州大学 \*04010744411Q\*



# Ancestors and Eternity:

Essays o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Art

# 祖先与永恒

杰西卡·罗森中国考古艺术文集

[英] 杰西卡·罗森 著 邓菲 黄洋 吴晓筠 等译

K87-53  
PT4



Copyright ©2011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祖先与永恒：杰西卡·罗森中国考古艺术文集/（英）罗森著；邓菲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12

（开放的艺术史）

ISBN 978-7-108-03586-8

I . ①祖… II . ①罗… ②邓… III . ①考古－中国－文集

IV . ①K8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17081号

责任编辑 杨乐  
装帧设计 罗洪  
责任印制 卢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12月北京第1版  
201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35  
字 数 540千字  
印 数 0,001—6,000册  
定 价 88.00元

## 关于作者

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 1943—）教授是中国艺术与考古领域最为杰出的西方学者之一。1975—1994年任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1994年以来任牛津大学中国艺术考古专业教授，英国牛津大学副校长，以及其最古老的学院——墨顿学院院长。1990年荣膺英国学术院院士。为表彰她对中国研究的突出贡献，2002年英国女王授予其爵士头衔。2009年应台北史语所之邀任“傅斯年讲座”教授。

罗森教授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极为广泛，包括中国古代青铜器、玉器，以及青铜器在后期的复兴。她注意考察“成套”青铜器在商周礼仪程序中的作用，该理论在探讨青铜器发展方面卓有成效。玉器方面，罗森教授的贡献主要集中于上古玉器在后期的保存及重新使用，比如商代妇好墓中就发现了许多被重新使用过的上古玉器，目前只有少数学者对此类问题进行过深入讨论。

近年来，罗森教授主要致力于中国墓葬结构发展的研究，试图展现古代墓葬是如何为墓主人与建造者所理解。她探讨了早期中国（从商代至汉代）整体墓葬形式的演变，同时中国与亚洲内陆地区的交流联系也是她关注的主题之一。

罗森教授还致力于一些晚期的题目，如在伦敦筹办“盛世华章——康、雍、乾三代帝王”艺术精品展，向西方社会重现中国的三朝盛世和丰富艺术内涵。在对晚近中国艺术的研究中，她对“装饰”的运用有着特殊兴趣，侧重西方与东亚装饰传统的比较研究，进而揭示这两个区域重要的文化差异与相似性。

本文集收录罗森教授三十五年来在以上领域的研究论文17篇，大部分完成于2000年之后，尚为首次以中文结集发表。

# 前　　言

在过去的三十五年间，我一直致力于中国考古与艺术的研究，先后担任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以及牛津大学考古系教授等工作。在这几十年中，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不断撼动着我。作为一个欧洲人，我非常留意中国物质文化的发展，及其与地中海沿岸文明的差异。在那些地区，古埃及、古希腊及古罗马的成就为西方艺术与物质文化奠定了基础。千百年来，那些饰有神、人雕塑及绘画的石质建筑一直被视为西方艺术的经典。中国的情况则十分不同。古代青铜器、玉器是物质文化的核心，其中最精美的艺术品与统治者和贵族阶层紧密联系在一起。此外，古代青铜器上的铭文也提供了中国艺术精髓——书法——的最早例证。更重要的是，中国精湛的陶瓷、纺织技术令整个世界为之惊叹。

中国古代青铜器是我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世界其他地区从未铸造出如此精美的青铜器。我的研究集中于两个方面：成套青铜器在礼仪活动中的作用，以及后世对早期青铜器器形及纹饰的复兴。我对成套器物功能的关注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研究赛克勒青铜器收藏之时。部分藏品现在陈列于美国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辖下的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见本书收录的第 2、3、4 篇论文）。当时，我应邀为一批西周青铜器编纂图录。这一工作使我更加了解公元前 9 世纪左右青铜器器形的变化。许多学者都知道这一点，但这一显著的变化必定伴随着礼仪的变革。商代及西周早期对成套青铜器的使用在此时突然中断。新的器形开始流行，并且以多件重复的方式构成器物组群。这些新型的青铜器可能对应着礼仪活动中的新变化。

不单是礼仪上出现了重大变革，贵族阶层的社会结构也可能发生了变化。

我们还需注意，当商代或西周的成套器物被使用时，它们是当时人们理解礼仪观念的组成部分。换言之，人们的部分思想和信仰隐含在这些成套器物中。但殷商成套器物所蕴含的观念与西周成套器物中涉及的思想内容有所不同。成套器物服务于特定的目的，比如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或用于作战的兵器。在这样的观点下，这些器物不仅有助于理解特定时期的物质文化，同时也有助于理解与这些青铜礼器相关的信仰和习俗。

古代青铜器的另一个方面，即后期对早期器形和装饰的复兴，也能反映出这些晚期器物铸造时的社会情况。自商代以来，人们便对较早时期的青铜器十分着迷。我们可以在商代晚期、西周晚期及东周时期的墓葬中发现早期青铜器的复制品。这些时期的贵族都希望以他们与历史的显赫联系来提醒自己以及后世子孙（见第5、6、7篇）。与过往历史相关的见证无疑为拥有这些器物的家族带来崇高的地位。后来的帝王们也基于同样的原因复制古代青铜器。

如果我们想更深入地透过早期器物来理解中国古代社会及观念思想，各个时期的墓葬可以提供另外的线索（见第8—12篇）。中国具有悠久的墓葬传统。墓葬为其墓主提供了一个完备的死后世界。早期的竖穴土坑墓是古代青铜器和玉器的宝库。这些宝藏不但为它们的所有者提供了礼仪及身份所需的物品，也配备了战争所需的兵器和马车。秦代（公元前221—前210年）以来的墓葬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其中以兵马俑的出现最为突出。秦始皇陵不仅仅提供了军队，墓中的车马厩、朝臣、百戏、官员、嫔妃，以及天地星辰的图像，都是为了秦始皇的死后世界而创造的。如同随葬的青铜器一般，这些为冥世所准备的物品是古代中国人死后世界观的必要组成部分。

自秦代以来，墓葬成为墓主人的微缩宇宙。这种始于秦始皇时期的转变，一点也不亚于一场革命。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商代与

汉代（公元前 206—公元 220 年）的墓葬来理解上述变化。汉代贵族以漆器和玉器取代了成套的精美青铜容器；这些器物与侍从木俑或陶俑放置在一起。另外，最高等级的贵族通常身着玉衣。随葬品上的变化反映了人们对待死亡的态度和信仰上的转变。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玉衣等贵重物品以及陶俑等模型，都被用来在死后世界发挥作用。我们还应认识到，壁画中的侍从、宴饮以及山岳都为墓主人提供了它们所描绘的事物（见第 12 篇）。因此，我们不应将陶俑与其他的物品区别开来。包括墓室壁画在内的一切，都为墓主的实际需求服务。

汉代墓葬的改变一部分源自于楚国习俗的影响，一部分可能来自于更遥远的西方、中亚地区。墓前的动物雕塑及凿山为藏的石室墓对石材的使用，都表现了中国与中亚及伊朗地区的联系。在那些地区，石头是雕塑与建筑的首选材料，并且同样有凿山为藏的石室墓。中国在秦汉时期已经作为世界的一部分，进入了全球化的早期阶段。

的确，通过对早期青铜器、玉器以及墓葬的分析，我们可以大致将欧亚大陆分为三个主要区域。最东端的是中国，及其影响所及的韩国、东南亚等地。最西端为地中海沿岸地区，及其影响的北欧及西亚等地区。将两者联系起来的是中亚广阔的沙漠和连绵的山脉，以及现今俄罗斯、蒙古地区的草原地带。在该区域内，游牧民族及商贾使中国与西亚间的交流得以存在。本论文集中的两篇文章（见第 13、14 篇）讨论了这些地区之间的交流。外来物品促进了新的材料及事物在中国的出现。古代中国人借用了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红玛瑙珠，在西周晚期创造出全新的葬服样式（见第 13 篇）。

本书最后三篇文章将继续讨论欧亚大陆的不同文化，探讨较晚时期的装饰或图案（见第 15—17 篇）。这里，我将进行一个对比，一面是中国晚期流行的花鸟吉祥图案，另一面是以古希腊、罗马建筑系统为基础的西方图案。这两个区域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然而，西方系统的部分元素随着佛教由印度次大

陆传入中国。另外，中国的花鸟图案随着丝织品及瓷器传入印度、西亚，然后进入欧洲。现今欧洲及其他西方国家仍广泛使用的青花瓷，便是当时中国出口贸易瓷的派生物。我在关于装饰的论述中，以及其他的文章里，都专注于研究前人留下的丝织品与瓷器，这不仅是为了理解当时的贸易与交流，更是为了理解当时的社会结构与信仰模式。例如，通过分析万历皇帝（1573—1620 年在位）的龙袍，我们可以思考当时的两种信仰：龙袍上吉祥图案的作用，以及龙袍将普通人转化为皇帝身份的特殊力量（见第 15 篇）。中国青铜器、玉器、陶瓷或丝织品上的各种创造，都与当时的社会习俗与观念的变革息息相关。

我要感谢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参与翻译工作的学生们：邓菲、吴晓筠、陈谊、黎婉欣、陈莘、蒋奇栖、曾庆盈、陆于平。其中，邓菲担任统筹工作，我十分感激她为此书所付出的努力。另外，北京大学的黄洋教授对所有译文进行了细致的修订。社科院考古所的赵超教授也协助校对译文，确保译文专业词汇的准确性。此外，我还要感谢梅建军教授为《装饰纹样与地域——汉中青铜器的个案》一文所做的贡献。最后，我要向长期投入本书的三联书店的编辑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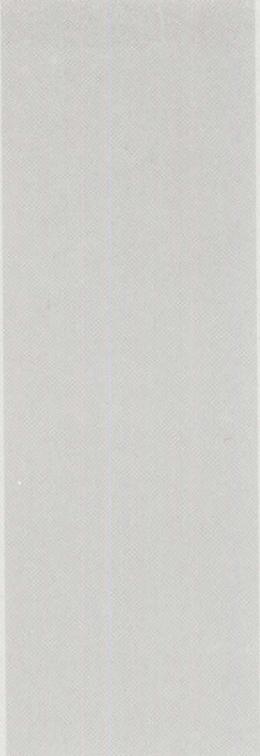
杰西卡·罗森

2009 年 2 月 23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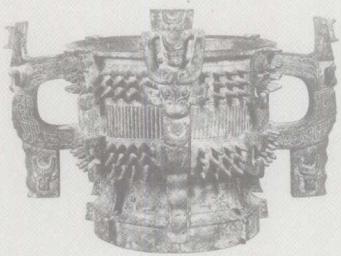
# 目 录

前 言 .....	1
<b>青 铜 器 .....</b>	<b>1</b>
01 装饰纹样与地域——汉中青铜器的个案 .....	3
02 是政治家，还是野蛮人？——从青铜器看西周 .....	20
03 西周青铜铸造技术革命及其对各地铸造业的影响 .....	48
04 战国及秦汉时期的礼器变化 .....	63
<b>复 古 维 新 .....</b>	<b>101</b>
05 古代纹饰的复兴与过去的呈现——来自商周青铜器的例子 .....	103
06 复古维新——以中国青铜器为例 .....	126
07 中国青铜器的传承 .....	155
<b>墓 葬 .....</b>	<b>171</b>
08 中国的丧葬模式——思想与信仰的知识来源 .....	173
09 图像的力量——秦始皇的模型宇宙及其影响 .....	211
10 西汉的永恒宫殿——新宇宙观的发展 .....	241
11 作为艺术、装饰与图案之源的宇宙观体系 .....	307
12 中国山水画的缘起——来自考古材料的证明 .....	355
<b>中 西 交 通 .....</b>	<b>395</b>
13 红玛瑙珠、动物塑像和带有异域风格的器物——公元前 1000— 前 650 年前后周及其封国与亚洲内陆的交流迹象 .....	397
14 中国的博山炉——由来、影响及其含义 .....	463

装饰系统 .....	483
15 万历皇帝画像的载体作用 .....	485
16 装饰系统——中国的花鸟图像 .....	501
17 “盛世华章展”综述 .....	525
 文章出处.....	541
杰西卡·罗森学术简表.....	544



## 青 铜 器





# 装饰纹样与地域

## ——汉中青铜器的个案

### 引　　言

汉中地区出土的青铜器有诸多值得注意之处。最引人注目的是它们多样的装饰类型。其中一些高品质的器物，可能来自郑州、盘龙城或安阳的商代作坊。不过，它们出土的地区与商的中心地区相距甚远。而且与之相关的其他青铜器也不太像是黄河中游地区的产物。汉中地区发现的青铜器看上去很像湖南、四川和安徽的青铜器。有些器物相当粗糙，很可能是当地的制品。最后，汉中类型的青铜器均未发现于商代中心地区的典型环境中。殷商中心地区的青铜器以成套的方式制作和使用，并常大批随葬于墓葬之内。<sup>[1]</sup>这些似乎都不是汉中地区的做法。相反，汉中的青铜器发现于广泛分布的小窖之中，与主要的居住中心或墓地没有关联。而且，与它们同时出土的武器、工具和配件，也未带有任何黄河流域殷人地区的典型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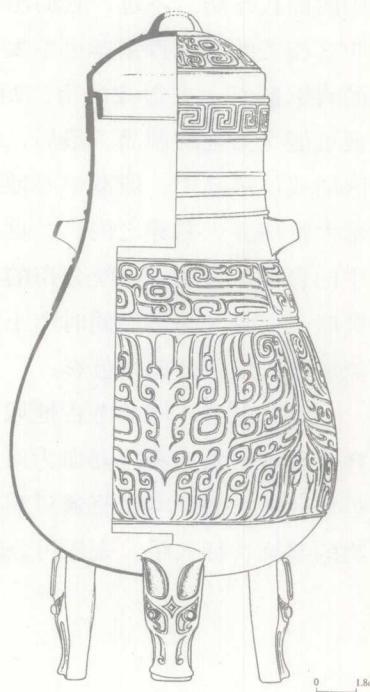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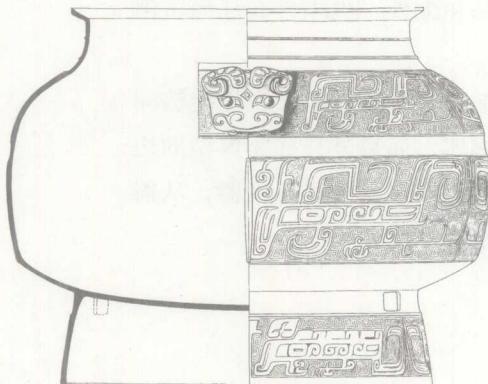
区分这些不同的考古地域比较容易，但令人意外的是，我们能够同样容易地辨别出哪些器皿为商代主流的青铜器，而另外一些为典型的边远地区的产品。本文将通过观察汉中出土并已发表的一些青铜器，从器物的装饰特征入手，去探讨分辨这些青铜器的方法。<sup>[2]</sup>

## 装饰纹样系统

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向世人展示了一些最为有趣而错综复杂的古代纹饰。本文旨在说明，这些纹饰依赖于一个“系统”，正如世界各地许多繁复的装饰纹样一样。我将“装饰纹样系统”(ornamental system)定义为包含着众多组件的整体，而所谓的组件，指可供工匠按照既有的规则去学习、使用和组合的基本元素。就现在的讨论而言，组件是指雀鸟和动物眼睛等纹样、兽面纹(即现称为饕餮的纹饰)上的角，或是器身上的扉棱和凸起兽面纹等独立单元。我侧重探讨纹饰中的组件而非其整体，这是因为青铜器上的装饰往往是由许多不同的元素组合而成的；与完整的纹饰如龙纹和饕餮纹相比，这些组件较为细小，从属于纹饰。这非常明显地表现在安阳时期的装饰中【图1-1】，甚至连S形和C形的卷纹也成为纹饰的组成部分【图1-2】，这点我将在下文中详细论述。这里所说的“既有的规则”，包括把不同组件安置于容器环带纹之内的方式，但我们

[1-1] 瓶上的装饰线图，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莲花村出土，商代晚期。引自曹玮主编《汉中出土商代青铜器》，第二册，146页。

[1-2] 壶上的装饰线图，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龙头镇龙头村出土，商代中期。引自曹玮主编《汉中出土商代青铜器》，第一册，7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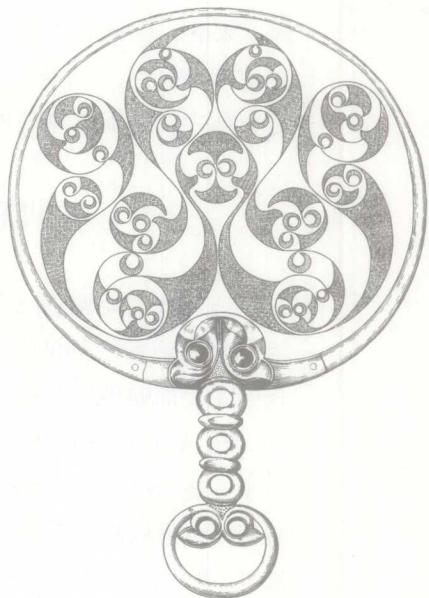


将在下文中看到更多的规则。工匠们未必明确地受过特定部件组合规则的训练，不过，他们通过在工作中耳濡目染的机会，不知不觉中已吸收了这些知识。我也将使用另外一些经常提及的词汇去表述纹样系统内的不同部分。例如：“纹饰”（motif）可能是指其中的一个组件，不过，商器的纹饰往往由若干部件组合而成；“图案”（design）是指一个或多个纹饰；我将用“装饰”（decoration）一词来形容在整个纹样系统之下的一方面。纹样系统则表示所有的组件，以及用以组合这些部件的规则，其中还包括器物形制，即那些披上了各样装饰的青铜容器自身。

以往不少学者对此课题的讨论，常是围绕龙纹、雀鸟纹和饕餮纹等个别纹饰。此外，他们还出版发表器物上各部分的图样和拓片，仿佛这些纹饰原本是意图在平面上观看一样。<sup>[3]</sup> 然而纹样的原意并非如此，也不应如此观看和解读。实际上，所有的装饰纹样在特定的环境之内，都是专为某类型的器物而设定的。既然它们是器物形制的一部分，就必须和形制结合起来去理解。在黄河流域的商周等早期社会中，这些布满图案的器物是用以献祭祖先的青铜容器。而在英国和法国的青铜时代晚期，精致的图案则专门为武器、盾牌、镜子【图 1-3】和颈圈之类的佩饰所设。<sup>[4]</sup> 在西方，图案被锻造在青铜器甚至金器之上；而在黄河流域，青铜礼器则是模铸而成。随着罗马帝国的建立，欧洲和地中海地区大量建造石质建筑，这种建筑的装饰系统因此成为两千多年以来西方的主导系统。在中国，建筑只起了较小的作用，主导的装饰系统通过绘画或刺绣方式表现出来，多以寓意吉祥的雀鸟、动物和植物为主题，是一个由语言体系主导的系统。在以上所有的例子中，我们都可以界定其组件，即这些系统的组成部分，并探讨这些部件赖以组合的规则。<sup>[5]</sup>

纹样系统的另一重要特性是能够让世代的工匠去学习和遵循。这个特性是决定图案如何被复制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指引图案如何在一定的限制内进行变化和发展。<sup>[6]</sup>

[1-3] 凯尔特人的铜镜，英格兰西部出土，公元1世纪。引自 John Brailsford, *Early Celtic Masterpieces from Britain in the British Museum*, fig. 61, 91.



(对页)[1-4]  
觚上的装饰线图。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龙头镇龙头村出土。商代早期。引自曹玮主编:《汉中出土商代青铜器》,第一册,76页。

纹样系统的使用范围如此之广,以至于成为特定人群文化的基本内容;实际上,纹样系统也成为特定文化内部的一种工具。例如,我们即将讨论的商代青铜礼器纹样系统,使得复制青铜器上的装饰成为可能,通过它们便可辨认出新的青铜礼器和十年以前制作的礼器属于同一类型。换言之,纹样系统维系了相似性,因此也维持了辨认的方式。一段时期内不同青铜器之间装饰纹样系统所具有的潜在一致性,是分辨青铜器产自商代主流铸造传统抑或是边陲地区制作的最根本凭据。当器物间的相似度很高时,我们便会视它们产自同一地区。纹样系统由此成为界定历史长河中特定族群及其文化的特征。我们也可利用这样的辨认来解读青铜器的变化与分流,去探明哪些青铜器由原初产地发展而来,而哪些是外地出现的变体。邻近的族群采纳纹样系统的不同方式,也是了解他们与殷人进行互动交流的标志。汉中地区发现的铜器让我们注意到商代中心地区与此地的互动关系。与对合金成分的分析一样,纹样也提供了铜器来源的线索。如同语言、烹饪习惯等文化特征,纹样也是地域性的。

(对页)[1-5]  
图1-2中壺的  
肩部和腹部装  
饰。引自曹玮主  
编:《汉中出土  
商代青铜器》,  
第一册,74页。

我们常用英语的“风格”(style)一词来形容纹样系统及其中的变化。虽然这是一个人们广为接受的传统术语,不过它只有在描述西方建筑发展的变迁时才最为有效,例如我们常说的罗马风格和哥特风格。当用于描述器物时,就没那么有效了。鉴于纹样系统是以各种不同风格表现出来的,因此我认为,如果把作为基础的纹样系统也考虑在内,我们还是可以使用“风格”一词来形容各种类型的器物。“风格”是实践而成的模式,必须依靠某种具体事物来表现。

## 商代和西周初期的青铜器纹饰

倘若我们要鉴别这几件汉中青铜器的来源,我们实际上是要对纹样系统与其地域之间的联系进行探讨。要在汉中青铜器上揭示这些联系,我们先要简略地概括商代中心地区青铜器的装饰纹样系统。

在黄河流域青铜容器生产的早期阶段(二里头时期,约公元前1700—前1500年),容器的种类寥寥无几,以爵和觚为大宗。我们所见的装饰,也只局限于爵的腹部以及觚的腹和圈足上狭窄的环带纹,这些纹饰都是以阳线纹来表现的【图1-4】。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即以河南郑州和湖北盘龙城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岗时期，容器的类型增加了。同时装饰也更加多样化，发展出了宽条和窄条的浮雕卷纹装饰带，带纹中的组件由接近S或C形的卷纹构成（参见图1-2）。有些卷纹像羽毛般向外展开，为羽状。虽然环带纹内的一双大眼像是代表动物的正面或侧面，但这些纹饰并未能清楚地显示出它们是何种动物【图1-5】。汉中的几件尊和罍皆表明S和C形卷纹是基本的组件。<sup>⑦</sup>

一件瓿上的装饰使我们看到了纹样系统的力量【图1-6】。其腹部装饰带由抽象图形恰到好处地组合而成。一对拥有巨大瞳孔的眼睛使我们把纹饰看成一只慑人的动物。然而尽管拉长的身躯暗含其中，整个设计却以羽毛和卷纹为主，少有图像的特征。综合上述例子，曲线形状的器身对装饰的表现手法十分重要。

倘若我们细看这些容器和其他同类型的器物，不难发现它们的纹饰排列明显遵照一定的规则。首先，卷纹集中在眼部四周，用来突显装饰带内的

